

白棉花

莫言

男，山東高密人。當代軍人作家。

生于一九五六年。

一九七六年入伍。

一九八六年畢業于

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係。

一九九一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

魯迅文學院創作研究生班。

一九八一年開始創作。

著有小說「紅高粱家族」，

「透明的紅羅蔔」，

「十三步」「歡樂」等。



莫言

中

7

大係

白 棉 花

1247.77
M295

京新登字 124 号

白棉花

著 者：莫 言

出版者：华艺出版社（北京市朝阳门内南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

印刷者：九九 厂

发行者：华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 / 32

印 张：9.5

字 数：178.8 千字

版 次：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-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80039-545-6 / I · 227

定 价：4 · 90 元

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，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万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、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· 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F15660

序

序

文学是人学，人的生活、思想、感情——和反映这种生活的文学，不能不受到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影响，中国新文学，就是在这个沸腾的变革时代中成长起来的。

从五四到现在的七十二年中，中国新文学有过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：一是五四之后，二是三十年

代中期，三是抗日战争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，四是五十年代前半期，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也就是改革开放时期。

改革开放在中国当代历史上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，党中央号召我们解放思想，“在思想上坚决冲破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，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”，这样，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，文艺界在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，出现了一个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的局面，出现了许多年轻作家，写出了数量可观，为各阶层人民欢迎的作品。文学是特定时代、特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，它不可能不受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制约，时代变了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都在变革之中，新生事物层出不穷，人的思想、感情、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艺术形式、创作方法，以及他们各自的风格，也不可能遵循过去的模式而有所创新，有所探索，这看来也是一种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。

到现在，改革开放还只有十二、三年，要对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出定性的论述，显然是为时过早，但是，在我这个上了年纪的过来人看来，有两点是可

以肯定的，一是这些作家敢说真话，敢于冲破文学上长期存在的清规戒律，接触到了当今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相当敏感的问题，所以这十多年来的作品题材广阔，风格多样，这和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作家的作品作一比较，进步是非常明显的。但是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，当今的中青年作家都是在世界和中国的政治、经济格局大转折、大变革的时代出生和成长起来的，举例说，今年三十岁的青年，是一九六一年出生的，这是“三年困难”开始好转的一年，但是当他正要上小学的时候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，从六岁到十六岁，他们的儿童和少年时期几乎无一例外是在动乱苦难中度过的，到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，他们才十八岁，按此标准，今年五十岁的人，当时也才是三十八岁，他们一方面不象我们一代那样从小学、中学到大学受过正规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他们都经受过比战争年代更残酷的磨练折腾，由于此，当今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还不能象前辈作家——茅盾、老舍那样成熟，也可能他们的作品有一点涩味，乃至越轨，我看这也是时代和社会大动荡时期的一种难于避免的反映，因为，这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的“初级阶段”。

振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学，我们寄希望于比较年轻的一代作家，对他们的要求可以严格一些，但不应该求全责备，拔苗助长。人们需要严师，也需要益友，严师益友有一个共同的目的，就是鼓励青年人振作精神，奋发前进，而决不是使他们无所适从，仓皇失措。由于此，我认为出一套丛书，让更多的读者，更多的文学评论者能看到这代创作旺盛的中青年作家的面貌，了解他们的心态和脉搏，这对繁荣社会主义文艺，是很有益处的。

在当前出版界遇到不少困难的时候，华艺出版社能一举出版这一些中青年作家的作品，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壮举。我钦佩他们的勇气和魄力。这一辈作家中有的是我的朋友，有的则知名而不相识，有些作品我看过，当然，对一个年逾九旬的人，要通读全套丛书，是不可能的，我把振兴文学的希望寄托于年轻的这一代和下一代，因此，写一点感想，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助威呐喊，祝愿他们为繁荣文学创作做出更大的贡献。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二日

难以捕捉的幽灵

——作者的话

我经常在梦中看到好小说的样子，它象一团火滚来滚去，它象一股水涌来涌去，它象一只遍体辉煌的大鸟飞来飞去，……我不停地追逐着，有好多次兴奋地感觉到已经牢牢地逮住了它，但一旦醒来，立即又胡涂了。好小说的模样在梦中我可以描述，在清醒时却难著一言。

除了必须的条件之外，逮住好小说太靠好运气了。

我连做梦都想着写出好小说，可我始终未写出我在梦中看到的那种象火、象水、象飞鸟的好小说。

我一直在努力地逮它。

收在这集子里的小说是我努力的记录。没逮住，拔了它几根羽毛。

在努力中碰好运气。好小说象幽灵一样。

有朝一日我逮住你……也许我永远逮不住你……冷静

点，我。

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六日一点



莫 言

作者近照

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

编 委 会

主 编： 孙 波

副主编： 杜建业 金丽红

编 委： 孙 波 杜建业

金丽红 黎 波

曹华益

目 录

序

——夏衍…………… (1)

难以捕捉的幽灵

——作者的话…………… (5)

父亲在民夫连里…………… (1)

你的行为使我们恐惧…………… (56)

人与兽…………… (127)

遥远的亲人…………… (145)

爱情故事…………… (164)

白棉花…………… (176)

父亲在民夫连里

身体高大但骨肉疏松的渤海民工团“钢铁第三连”指导员命令两个青年夫子把父亲捆在一棵大桑树上，这是1948年初冬，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。天亮后，父亲看到桑树被饥饿的人们剥成了几乎裸体。两个青年夫子一个叫刘长水，另一个叫田生谷，都是高密东北乡人，父亲看着他们眼熟，但叫不出他们的名字。他们两位对徐豆官这个土匪种却很熟悉。父亲虽然比不上爷爷大名赫赫，但也算得上东北乡的传奇人物。听到指导员的命令后，两位夫子脸上在黎明前的晦色里露出了一些朦胧的难色，手下的事儿干得不太迅速。指导员拍着盒子枪的木匣，哑着嗓子训斥他们：“磨蹭什么？动老乡观念了？快捆，捆结实！”

指导员说话带着浓重的莱、海阳口音，他身体有病，哈着腰，经常咳嗽、吐痰。父亲在晨光中发现了 he 牙齿的闪

光。

两个民夫一左一右紧着绳子，把父亲的身体与桑树煞在一起。他狡猾地鼓足着力气，抵抗着绳索的侵入，为的是松气时绳子松弛些。清冷的空气使绳索僵硬，绳索上的细刺像针尖一样刺激着他的皮肤，他感觉到自己的皮肤热度很高，头眩晕，鼻子胀得厉害。

捆绑完毕，两个夫子退到边上。指导员不信任地斜了他们一眼，走上前来，检查捆绑的质量。父亲赶忙挺胸鼓腹，让绳与肉紧密咬合。指导员用残手上的两个相依为命的指头往绳与肉之间插，插得父亲肋骨奇痛。插不进去，说明捆得紧，绑得牢，捆绑质量很高。他满意地对两个青年夫子哼了一声。他恨恨地对父亲说：“小王八羔子，看你还怎么跑！”父亲听到指导员说话时肺里有重浊的杂音，还嗅到了他牙龈发炎的味道。父亲心里升腾起蒙骗得逞的愉快感，只要一松气，绳子与肉皮之间就有了间隙。

天有些白亮了，离桑树一百米的民夫连宿营地，传来毛驴厮咬的声音，寒气逼人，驴声显得暖烘烘热呼呼，驴声里有驴的胃里泛上来的草料味道。一个黑瘦的人从那边过来。父亲认出了他是连长，看到了他披着的那领日本鬼子军大衣。

“抓回来了？”连长问。

“抓回来了，”指导员说，“这兔崽子，腿下好生利索，要不是我打瘸了他的腿，非跑了不可！”

父亲突然又感觉到腿肚子上枪伤的疼痛，不是指导员

提起这痛疼不明显。他庆幸子弹未伤着腿骨，暄肉伤，好得快，伤了骨头可就毁了，

连长凑上来漆黑发亮的生铁脸，用两只细细的冷眼盯着父亲看一阵，然后，猛挥起钢硬的巴掌，扇了父亲的鼻子。“混蛋！”连长说，“非毙了你个狗杂种不可！临阵逃脱，还是什么土匪种呢！”父亲鼻子一阵酸麻，刚想呜呼叫喊，就感到四股热乎乎的液体在脸上，两道泪水，两道鼻血。他无法擦拭脸膛，心里憋闷，便呸呸地啐着嘴里的咸滋味，骂道：“你妈的连长！共产党还打人？”

连长又挥掌在父亲的鼻梁上加了一下工，回骂道：“共产党不打好人！”

父亲知道斗嘴不是好法子，除了落得皮肉受苦外，什么好处也捞不到，于是便闭了嘴巴，低下了头。

连长劝指导员回营地休息一会，并命令两位青年夫子严格看守父亲。刘、田二位各肩着一杆解放军正规部队淘汰下来的老汉阳步枪，诺诺地答复着连长的命令。连长和指导员一高一低向宿营地走去，指导员咳得很厉害，他是正规军的一等功臣，因病转到地方。刘与田披着破棉袄，黑色牛皮腰带上插着一棵木柄手榴弹。太阳在东边烧起一团火，照着荒凉颓败的村庄里的断壁残垣、朽木枯株和干萎的蒿草，草茎上结着白霜。刘、田二位眉上有霜，他们的黑脸膛遭到太阳光照，黑红黑红，犹如怪异的葵花。一股乳白色的热气从他们的嘴巴里喷出来，已经是农历的九月底，秋天结束了，父亲心里一片凄凉。刘长水打了一个哈

欠，身体有些晃荡。他对父亲说：“余豆官，都说你是个生死不惧的好家，跑什么？民夫连死人的机会不多呀！”

父亲白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他的心里很不愉快，被人曲解为怕死鬼，是莫大的耻辱，但他没有辩解。

田生谷说：“你这小子，害得我们一夜没得安生。你跑什么？不知道队伍等着吃粮？待会儿怕要枪毙你了，有什么要往家里捎的话，跟我们说说吧，弄好是乡亲。”

父亲说：“你给我把脸上的血擦擦，别让我这样鼻眼不清地挨枪崩。”

田生谷跟刘长水交换了眼神，疑虑重重地说：“余豆官，你不会趁着我给你擦鼻血时机咬掉我的手指头吧？”

父亲忍不住笑起来，他自然不知道脸上的笑容怪模怪样，令两个年轻夫子胆寒。他们互相推托着，谁也不敢冒风险。父亲愤怒地说：“别他娘的推托了，不用你们擦了！”

田生谷怔怔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豆官，不是我不给你擦，是你太厉害，村里人都说你在日本用牙咬死了一头狗熊，看看你，一口那么结实的钢牙。”

父亲说：“别罗嗦了，我不用你擦了。”

田生谷从破棉袄的洞眼里掏出了一团肮脏的棉花，小心翼翼地靠近父亲，马马虎虎地揩了他脸上的血，又掏出一小团棉花，撕成二份，搓成两个小球，堵住了他两个流血的鼻孔。

这一堵使父亲本来就发胀的鼻腔更胀得厉害，他嘟嘟囔囔地说：“你想憋死我吗？快把棉花拿掉！”